

巴布

著

天下廉吏

张鹏翮

清正仁厚乃祖训，
进德立功诚心为民。
既为官当守志廉洁公正，
怀天下济苍生勿忘本心。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巴布，本名陈立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特聘研究员，文化部戏曲千人计划首批学员。主要作品包括川剧：《血溅万民伞》《龙洞沟之恋》《红山誓言》《苍生在上》《神秘的大佛》《萤火》。话剧：《给玛丽的信》《金花花的心愿》。音乐剧：《石工号子》《伍先华》《小燕子和它的邻居们》。儿童剧：《阿苏儿历险记》。出版《瞬间决策》《萤火》。获田汉戏剧奖、四川文华奖、巴蜀文艺奖。《苍生在上》获第34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。剧目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基层院团进京会演，第二届中国戏曲南方会演，入选2019年度四川“百佳推优”工程。4个剧本分获国家和省扶持、重点签约项目。

巴布
……
著

天下廉吏

张鹏
翮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廉吏张鹏翻 / 巴布著. --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22.9
ISBN 978-7-5411-6413-2

I. ①天… II. ①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136797号

TIANXIA LIANLI ZHANGPENGHE

天下廉吏张鹏翻

巴布 著

出品人 张庆宁
责任编辑 周轶
封面设计 魏晓舸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海
责任印制 桑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38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361802(发行部) 028-86361781(编辑部)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紫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6mm × 235mm 开 本 16开
印 张 23 字 数 380千
版 次 2022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22年9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6413-2
定 价 5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361795

寰宇洪荒，天地间，清浊倾泻，
回首望，风口澜尖，秀才之色，
半世沉浮臣子事，千山万壑奔民业。
把玉玺，尘露不沾身，听评者。

花无语，竹映月。浊自沌，清独澈。
越无数沧海，谁人识解，
撞倒南墙心不改，
笑谈世上惊奇特，
你我他，天地鬼神人，清无怯。

目录

- 001 第一章 菜花地里拜天地
- 037 第二章 行走的骷髅
- 052 第三章 又见仇人
- 065 第四章 坐牢有瘾
- 111 第五章 苦涩盐道
- 134 第六章 对决尼布楚
- 162 第七章 蚂蚁岛上的海盗
- 195 第八章 学正遇到学政
- 221 第九章 聪明官吏的糊涂账
- 244 第十章 洪水滔天
- 306 第十一章 醉酒玩自刎
- 318 第十二章 江南迷案
- 339 第十三章 复活的僵尸
- 354 第十四章 孤舟向何处

第一章 / 菜花地里拜天地

01

遂宁要大难临头了！

家家户户杀猪宰羊，将所有可吃之物统统装进肚子里，等待那可怕的时刻。死亡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等待死亡。

恐怖的气氛在四处蔓延。

谁讲的？

九斗爷。

遂宁人都知道，九斗爷大名叫彭王垣，崇祯二年举人，得候补道，至今未仕，因他才气高，比才高八斗还要高一筹，而得此雅号。靠经营盐业赚些银子养家，近年，生意交与家人打理，自己到九宗书院收学生，讲经布道。

要是别人讲的，肯定没有人相信，但九斗爷不一样。

知县任宾臣见百姓慌张，自己也确信也无疑。干脆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

正准备跑路时，九斗爷求见。急忙让座上茶。

未等任宾臣开口，九斗爷说，黑虎混天星要来了！

咣当。任宾臣刚端起的茶杯掉地，茶水溅了一身。

黑虎混天星是什么人？所到之处，连狗都不敢叫。

在官场混了多年，任宾臣练就了一个本事，就是城府很深，别人绝对看出来他在想啥子。

任宾臣弯下腰，一片片捡起碎瓷，像没事一样，说茶水太烫了，让先生见笑。来吧，反正遂宁要沉了，一起到阴间去，多几个伴，热闹。

彭王垣哭笑不得：“遂宁要沉了？谁说的？天干造谣言，落雨整干田。”

“坊间皆传是先生亲口所言。”

“在下说过，遂宁早晚要沦陷，何时说过遂宁即时要沉陷？可见话要传涨，钱要带失。”

年初，李自成定都西安，国号“大顺”，渡黄河、攻汾州、克太原，直逼京师。左良玉八十万大军见了李自成的大顺军望风而逃，兵败如山倒。此时，三秦又出了一好汉叫王高，纠集三百余青壮啸聚秦岭，昼伏夜出，号称黑虎混天星。先打家劫舍，后抢村寨豪门，如今专攻城池。已由七盘关入蜀，陷广元、昭化、剑阁，一路向南，直逼潼川和遂宁。朝廷征诏天下好汉讨贼，却无人响应。

“难道就任由他这样？”任宾臣再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。

“有一人，必能抵挡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黑柏沟张应礼。此人与在下为同窗，同年举人，知兵法，懂谋略。可惜不为朝廷所用。”

“我这就去请他！”

黑柏沟离城二十里。张应礼四十来岁，身高六尺，中举不得仕，已放弃了做官的想法。平时打理着祖上留下的千亩田地，在遂宁、成都城中都买有数十间街房。闲暇时练些拳脚、读些闲书。膝下有一子，名叫张焱，年方十九，安于小康，胸无大志，娶妻景氏。

见儿媳怀上身孕，张应礼便把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，吩咐张焱：“我张家从洪武年间由湖北填川，经历八代，小富即安。今天下大乱，百姓遭殃，儿当以诗书教导后人，唯有诗书方能平天下。”

任宾臣见了张应礼，直奔主题：“张举人好惬意，国难当头，竟无动于衷。”

张应礼二话不说，召集家仆和百十名青壮村民，自备铁叉、棍棒整军备战。朝廷授张应礼怀远将军都司佾书，命其开赴战场，与混天星决一死战。

任宾臣本想让张应礼抵挡一阵子，以待朝廷援军。可连张应礼都没有想到，他这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，将职业土匪打得丢盔弃甲。

连续追打几十天，至汉中府沔水。

离城十里，见有一山，问百姓得知，此山名叫定军山。当年诸葛亮在此布“八阵图”，黄忠大战夏侯渊之地。自古有“得定军山则得汉中，得汉中则定天下”之说。

张应礼对手下说：“勇士们，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，给我捉拿王高，到朝廷领赏。”

黑虎混天星自起事，只有他打别人的份，一路杀来从未遇到过抵抗，没想到在遂宁碰到块硬骨头，被打得晕头转向。到了定军山才缓过神来，他张应礼区区百十号人，我三百之众，都是黄泥巴脚杆，谁比谁硬？

于是，向“蝎子块”使了个眼色，兵分两路，将张应礼反包围。

张应礼从遂宁一路斩杀了王高几十人，心想，这黑虎混天星不过如此，徒有虚名，却不知不觉钻进了王高布的口袋。

乱刀之下，张应礼命丧定军山，跟随他的家仆及村民无一生还。

王高损兵折将近百十人，也伤了元气，退回秦岭。

朝廷听闻，民间竟然有这等义士，甚为欣慰。即派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到遂宁安抚张家，赐玉佩，并请一名官夫，侍奉张家人。

官夫名叫周正良，二十出头，是九斗爷的远亲。

张家失去顶梁柱，虽是悲痛，但得朝廷褒奖，甚感荣耀，便将家中大小事交与官夫打理。

吕大器，遂宁北坝人氏。字俨若，号东川，崇祯元年中进士，因筑阳平关，平长武、甘州之乱，定西陲有功，官运亨通。他回乡还有一事，就是请彭王垣出山，到京师任职。

彭王垣却心灰意冷：“吕大人，在下都奔五的人了，已经错过了当官的年龄。”

“姜太公七十二岁助周伐商，名扬天下。黄忠六旬助刘备攻打益州，成为五虎上将。郭子仪五十七岁委以朔方节度使，率兵勤王……”

“吕侍郎的意思是让在下出将入相？呵呵，即使这样，在下也觉得没意思。”

“为何？”

彭王垣指着遂宁城墙说：“这城墙从根烂掉了，不论如何添砖加瓦都无济于事。人要死了，非要把他救活，这是最残忍之事。国要亡了，非要让其苟延残喘，最倒霉的是百姓，此事最可耻。大人要是为遂宁人着想，不如从朝廷要点银子来，将旧墙扒掉，重建新墙。若能这样，也算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，也不枉我遂宁出了你这么个大官。”

听了彭王垣的话，吕大器并没有恼怒，只是摇了摇头：“一日为臣，一世

为臣。”

回到北坝，吕大器即变卖了全部家产，亲自督修遂宁新城墙。

彭王垣过意不去，登门致歉：“都怨在下多嘴，一句狂语，让大人卖尽家产，实在过意不去。”

“哪里话？豪门千处，难保儿孙不流落街头。万贯家财，不如一技在身。满腹经纶，不如一善在心。我仅是尽点读书人的本分罢了。”

“如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。大人居然有如此雅量，实在是天下之幸。从今往后，若大人不嫌弃，只要我彭王垣有地方住，就一定有大人住的。”

“恐怕此去再难相见。”

两人挥泪话别。

三月的京师，满阶芳草绿，一片百花香。正阳门下，前门大街的人们脱下棉衣赏花。

李自成已到京师城下。

“恐怕要变天了！”京城的消息如初春的寒流袭来，人们跑回家中，紧闭门窗。

崇祯皇帝把希望寄托在左良玉身上，可左良玉就是装聋作哑。崇祯皇帝只好即下诏书，封左良玉为南宁伯，封左良玉的儿子为大将军，差人将官印送去武昌。左将军这才慢条斯理制订着出兵计划。

火烧眉毛了，叫不动左良玉，崇祯皇帝只得把目光投向千里之外的宁远，以六百里加急调总兵吴三桂救驾。

吴三桂带了四万人马，刚到山海关就得知李自成已经攻下京师，崇祯皇帝上吊煤山。

真的变天了，吴三桂不知何往。

远在盛京的摄政王多尔衮一看，天啦，这么大个落地桃子，馋得直流口水。大清国一直有问鼎中原的想法，但还没做好准备，这机会也来得太突然了。

怎么办？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多尔衮找到吴三桂商议：“不如咱俩联手，事成之后，共享荣华富贵如何？”

于是两人里应外合，十万联军把李自成的二十万大顺军打得落花流水。大清国轻松捡到一个落地桃子，入主中原。大清这艘正在建的小船，突然闯进大海，在万顷波涛中负重前行，剧烈摇晃。

大败而归的李自成，匆匆在武英殿即位，放火焚烧明宫，撤出京师，转战南北，屡战屡败。至九宫山，李自成率领亲信张鼐和二十八骑卫士走到了大部队的前方，勘察地形并确认下一步的行动方向，结果碰上了当地的团练。

团练看到这一股“流寇”人数较少，仗着自己人多便杀了过来，完全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大顺皇帝李自成，在一片乱战中李自成和卫士们被冲散。李自成一人独自骑着马走在泥泞的山路上，结果，碰到了团练的头目程九伯，双方发生了打斗。李自成将程九伯压在身下，准备抽刀砍死对方时，却发现刀鞘进水，佩刀拔不出来，被赶来的程九伯的外甥一铲子铲掉半个头颅，叱咤沙场十几年的李自成就这样被两个乡民结果了。

从此，华夏的地盘上便有大清、大顺、大西、兴朝、隆武、定武、清光等朝，划地为国，割据为王，乱哄哄，几十年战乱不休。

巴蜀大地，顺治的大清军、永历的南明军、李自成的大顺军、张献忠的大西军，以及土匪摇黄十三家，各自为政，据城池安营扎寨，等待时机，攻城略地，扩大地盘，都欲将其他政权置于死地。

可怜巴蜀之地，天府之土，生灵涂炭，满目疮痍，成为人间炼狱。

大乱之年，最先倒霉的是大户人家。

见遂宁新城墙高筑，张氏一家老小从黑柏沟转移至遂宁城中集中居住，相互照应。只有张焜之妻景氏怕动了胎气，不敢远行，堂长嫂戚氏陪伴住在黑柏沟张家大院，紧锁门窗避事。

六月初五中午，天如黑夜，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。

坊间盛传，六月初六子时遂宁要沉陷，遂宁人都不敢待在家里，戴着斗笠，披着蓑衣聚集在犀牛堤码头等船，要离开遂宁这块是非之地。

张焜带了一条长绳，将一头拴在一棵大树上，一头系在腰上。

众人笑他愚钝。

张焜却说：“管他的，万一用得着呢。”

涪江陡涨，翻滚的洪水如同烧开的油锅。

几具缺胳膊少脑袋的死尸冲到岸边，旋转着久久不离去。有人唏嘘，有人转过脸去。女人们躲到男人身后，胆大的忍不住将目光透过人墙，想看又不敢看，小声感叹：“啧啧，作孽哦。”

张焜下到江中，将死尸拖上岸，一字摆开。

一块门板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，有人喊：“上面好像有东西。”

“好像是一个人。”

门板径直向张焜冲来，张焜急忙躲闪。

上面是个孩童，双手紧抓门沿，仰面朝天，一动不动，面色铁青。张焜将他抱上岸，见还有气息，即带回家中，灌以姜汤。

那孩童不哭不闹，冷静如成人。孩童叫周清，今年五岁，便将在潼川府的遭遇——道来。

原来是黑虎混天星杀回来了！

土匪踏破潼川府，蜂拥而入。顿时，潼川府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百姓呼天喊地，满地都是带血色的脚印和抓痕。

土匪牵了骡马，将抢来的年轻貌美妇女捆了手脚，装入袋中，与财物一并搭于骡马背之上，青壮年男子全被反手绑上，聚押营中。反抗者押至涪江滩头刀砍、剑刺，踢入江中，叫冤声、惨叫声惊动天地。

周清的父母见土匪杀来，将他放在门板上，顺江而下。

周清再三叩头，说，“幸得恩人相救，从今便是再生父母。”

张焜搂入怀中，好生心疼，要不是他的婆娘马上就要生产，定将他收作儿子。因他姓周，便安排管家周正良收养了周清。

“混天星已经破了潼川府，一定要来遂宁城。”广德寺方丈了改法师在县衙门做着法事，祈求天下遂心安宁，想着心事。

遂宁知县任宾臣下令紧锁城门，自己带了一个跟班，出城检查城防，却一去不复返，不知去向。

龟儿子，关键时候下个烂壳蛋。

彭王垣的管家丁二爷上气不接下气来到九宗书院，禀报：“城中无主，百姓乱成一锅粥。”

彭王垣二话不说，催马回城，召集街坊，振臂高呼：“崇祯皇帝上吊了，县太老爷任宾臣跑路了，黑虎混天星要来抢我们的钱财、婆娘，杀我们的儿女、烧我们的房子，大家说咋个整？”

众人异口同声：“拼了！”

“好，听我命令，男丁将街上的石头、砖头、各家的大锅都搬到城墙上，将便桶之物都倒在锅中，架起柴火烧开。铺子里的桐油全部搬到南北城

门。妇孺紧闭家门，深挖地洞，藏好钱粮。”

众人不解，问九斗爷：“你这是要干啥？”

彭王垣答：“到时便知。”

九斗爷发了话，全城行动起来，各司其职。

了改法师念完消灾经，见不到知县，心中发慌。走出县衙又见满城的人都在奔跑、忙碌，城门又紧闭，知道大事不好，转身来到张宅。

正在家埋藏东西的张娘见是了改法师，急忙让进堂屋。

了改说：“来不及了，你立马穿着我的这件棉衣翻墙出去，等混天星走了，再把衣服还我。”

“这大夏天的，穿棉袄？”

“你穿着这身公子哥儿衣服，土匪还不把你劈了才怪！不想回黑柏沟看你的老娘和婆娘？”

“想。”

“还不走，等摇黄匪给你送行吗？莫把衣服给我弄丢了。”

张娘穿着了改的棉袄翻墙出城，汗流如注，将棉袄脱下扔了，又觉得不对。心想，了改一年四季都穿着这件破棉袄，从来没见过他脱过，今天为何脱下来给我？这是为啥？莫非袄子里藏有宝贝。

了改法师是广德寺的方丈。

广德寺历时千年，其中宝物无数，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子、缅甸玉佛、王羲之的手迹、李渊的剑……了改都让张娘见识过。还给他看过两枚玉印的印迹，一枚是明神武宗“敕赐广德禅寺印”，上有汉文、缅甸文、僧伽罗文、巴利文四国文字，统领川、滇、黔大小寺院，持盖过此印之通关牒者，出国畅通无阻。另一枚更为珍贵，乃宋真宗“敕赐广利禅寺观音珠宝印”，观音是“官印”的谐音。传说，摸过此印便可以官运亨通，僧人得此印可修炼成佛。此印历来被世人视为圣物，想方设法都想摸一摸，看一眼都行。张娘也只见过两印的印迹，从未见过真印。贼人多次入广德寺也未找到此印。

张家是广德寺的香客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都要捐不少香火钱，由张娘送至寺里了改手中。了改初一去县衙念消灾经，诵完经都要去张娘家喝茶聊天，与张娘一僧一俗，一老一少，二人成了忘年交。

张娘捡回棉袄，摸了摸，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。忽见乌雀惊飞，又听得马

嘶人吼，急忙躲进卧龙山林中。

远远望见旌旗乱舞，泥泞乱飞，地动山摇。转瞬间，匪兵临城下，将遂宁城里外三层围得铁桶一般。

王高命拉弓搭箭，射了一信进城传话：“只要遂宁人交出钱粮，便可免潼川府之厄。”

彭王垣令开半扇城门，派丁二爷出城交涉：“大王，遂宁连年洪水袭城，兵匪不断袭扰，百姓倒悬，确无钱粮可孝敬大王，请放过遂宁一马。”

王高一刀将二爷砍成两段。

彭王垣将眼闭上，仰天念道：“你这是在逼我。关上城门！”

城墙上“金汤”翻滚，烟雾弥漫，恶臭熏天，众男丁手抱石头、砖头潜伏，只等一声令下。

王高杀了丁二爷见城中没有任何反应，胆子大起来，走上阵前，自言自语：“这是何等战法？老子打劫几十个城池从未见过。”

王高自入川，所到城池要么军民摇旗呐喊，要么知县主动送上钱粮。这个遂宁城居然静悄悄，暗藏杀气，不会是在唱空城计吧？事出蹊跷必有妖，人若反常必有刀，言不由衷定有鬼。但，贼不空手，这是行规，来就得干上一票。否则，传出去，将成江湖笑话。王高遂将刀一指，众匪即向城冲去。

城头上，石头、砖头如雨齐下。匪兵抱头鼠窜。

王高连斩数人，呵斥道：“退者，如此下场！”

众匪如蜂，叫嚷着，乱成一团，向城四面冲来。百十人抬了磨盘、原木撞门。

城墙上“金汤”、铁锅一起倾下。匪兵顿时毛皮分离，面目全非，鬼哭狼嚎。

众匪后队冲上前来，又遭同样下场。

王高立于马上，嘿嘿一笑：“老子干了一辈子买卖，还没遇到这等对手，有点意思。弓箭伺候！”

万箭齐发，却未见伤一人。

王高恼怒，喊了一声：“爬壁虎。”

几百人将绳子带铁三爪，转得呜呜着响。一声“放”，铁三爪飞向城墙，却无一钩上墙垛口。

“这是何等的怪事？”

王高哪里晓得，新修遂宁城墙乃四方斗型，东西两面靠水，东临滚滚涪江，江水宽百丈，西有护城河，宽五丈。要从两河攻城，除非长翅膀。只有南、北两端有陆路可以进城，但墙高十丈。

匪兵的铁三爪怎么扔都到不了墙垛，却早挨了几砖头，或一瓢“金汤”。

彭王垣命城墙之人下去几十个，将桐油在南门和北门各倒五十桶。

匪兵不知城中又要耍啥花招，观察片刻，却觉无害，于是大胆进攻。哪知踩着桐油，头重脚轻，连连摔倒，衣服上沾满了桐油。

王高说：“桐油无妨，刷到衣服上还可以防水，给老子冲！”

匪兵摔倒一地，有的爬起来又摔倒。

张焱在林子里看了半日，手脚早软，扶着树干站起来，欲乘双方战得正酣，无暇顾及及其他，逃回到黑柏沟。刚起身走了几步，被一杆长枪顶住了后背，回头一看，是一黑大汉，身穿战袍，身后还跟着一队人马，黑压压一片。细看，其人印堂长一黄豆大小的痞子，料定他是非等闲之人。

黑大汉说：“想跑？”

张焱倒地叩头：“请大王饶命，家中有七十岁老母和正要生产的妻子。如能放我一条生路，将交出所有。”

那汉子身長七尺，将手中长枪一指，问：“此城哪里可以破？城中都有何人？”

张焱怎能把破城之策告诉贼人，再叩谎称：“我是过路人，不知城中事。”

那汉子吼道：“还不快滚。”

张焱连连称谢，刚走几步，那汉子叫道：“回来。”

张焱哪里敢不听，乖乖回来。

那汉子指着张焱说：“把棉袄脱下来。是不是藏有啥财宝？”

张焱急忙捂着腰间说：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汉子下令搜身，两兵丁上去将张焱按在地上，脱了棉衣，搜出一枚玉佩，冰壶秋月，珠圆温润。一面为“忠”，另一面是“义”。

张焱跪地求饶：“好汉，玉佩是我的家传，家父战死，皇帝御赐之物。请还我。”

“皇帝？哪个皇帝？看你这身装扮，不是疯子就是盗贼。”

张焜不敢作答。

那汉子掂了掂玉佩，揣入怀中，将棉衣一掖，枪指张焜，又吼了声：“滚！”

张焜从地上爬起来去要棉衣。

两个兵丁上前将其一顿打，正要结果其性命，被那黑汉呵斥住：“算了，让他滚。”

张焜在地上挣扎，摇晃着爬起来，见一行人远去，失魂落魄往黑柏沟而去。

彭王垣爬上城阁，高喊：“各位好汉听着，今日对你等教训，乃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你等感受肌肤之痛。要晓得，父母所生、血肉之躯并非刀枪不入。尔等出身贫寒，生活所迫，落草为寇，但不能为所欲为。岂不知，食者民之本，民者国之本。天下若无民，何以为生？今日你仗势杀人父母，掠人妻子，日后你等父母、妻子遭此厄运，你等将做何想？听人劝，吃饱饭，回去吧。遂宁不是潼川府，不要白送性命。”

匪兵将信将疑。

王高咬牙切齿，下令：“冲。”

彭王垣下令点火，南门、北门地上桐油燃起，顿时成了火海，匪兵衣服被点燃，发疯地向涪江奔跑，身上火却越烧越旺，惨叫声不绝于耳。

王高调转马头，匪兵如潮水泻去。

彭王垣取下阁楼风筝，对周围人说：“我去搬救兵，别开城门。”

他展开巨型风筝，纵身一跃，飞上云端。离开遂宁城，到了蓬溪。

镇守蓬溪的南明招讨事王祥得讯，心急火燎：“这还了得？吕大人故里，怎容匪兵践踏？”

旋即派兵前往遂宁镇守。

王高带着残兵败将愤愤而去。到了广德寺，见金碧辉煌，皇家气派。便一拥而入，将庙内洗劫一空。

见贼人走远，监院玄慈和尚急忙来到城中，找到方丈了改法师。了改正在张宅喝茶。

“不好了方丈，玉印被贼匪抢走了。”

了改法师揭开盖碗茶盖，吹了几口气，又盖上盖子，说：“丢就丢了吧。”

镇山之宝丢了，了改居然还如此淡定，玄慈和尚自愧修行不如方丈。

话说吕大器离开遂宁，走陆路回京复命。刚到秦岭，见朝廷的将士四处溃散，山上、沟渠到处可见丢弃的旌旗、兵器和铠甲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快跑吧，崇祯皇帝上吊了，李自成坐了金銮殿，明朝完了。”

吕大器不信，继续往前走。到了西安，被一人一把拉住：“吕大人，换地方说话。”

到一僻静处，那人取出一封血书：“大人，大清军攻陷京师，福忠王朱由崧在应天府被拥立为帝。桂王朱由榔请大人往肇庆共商护国。”

急忙到了肇庆，泣血参见桂王：“臣遂宁吕大器罪该万死，未能保护先王，请桂王发落。”

朱由榔百感交集，满朝文武，居然只有吕大器一人应召前往，急忙扶起赐座：“吕爱卿，事已至此，当思护国之策才是。”

吕大器思索片刻：“王爷，明朝气数未尽。宗室与文武百官南迁，淮河以南仍是我大明的地盘。今四镇拥福忠王朱由崧立为帝，建弘光朝，天下四分。南明与清之间，有李自成的大顺和张献忠的大西。臣断定，李自成在京师已遭重创，元气大伤，必不能长久。而张献忠无大德，少谋略，先天不足，与李自成分庭抗礼，成都称帝，不得人心，亦不能长久。待大顺和大西灭，应天府即危在旦暮。”

“如何是好？”

“守天道，护民心。固守云贵川，经营湖广闽粤。”

朱由崧当了皇帝，最需要的是人才，听说吕大器投靠了桂王朱由榔，立即诏至宫中，授吕大器为兵部右侍郎兼礼部主事。

朱由崧只做了八个月皇帝，清军兵临应天府，朱由崧被清军处死。

明朝就如一桶蜂，蜂王不在了，群蜂乱飞，一群拥至福州，将唐王朱聿扶上马，改元为隆武。吕大器被诏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

第二年，清军入福建，隆武帝于汀州被掳，绝食而亡。

树倒猢狲散。

有识之士已经看清天下大势，纷纷投靠大清，有的归隐山林。

但吕大器作为明朝三朝臣子，一个“忠”字刻于心尖。他与明朝遗老商量，